



地下城末日記

(苏) 卡里尼茨基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地下城末日記

〔苏〕卡里尼茨基 著

田 怡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北冰洋一个無名小島上有个入口在海下的“地下城”，这是当年希特勒设立的俘虜营，强迫各国俘虜在那里采矿。战后，这个秘密的“地下城”为金元国某金融巨头所接收，他們隱瞞了希特勒德国战败的消息，繼續讓俘虜們為他們做苦工，过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后来有一个黑人冒死从地牢中逃出，在大海中为苏联破冰船所救出。

俘虜們在“地下城”起义，苏联的探險队“塞義伯号”破冰船和到北極試驗海陆空三用飞机“光綫号”的苏联科学家也在寻找他們，经过种种周折，八千多俘虜才安全脫險，重見天日。

КАЛЬНИЦКИЙ
КОНЕЦ ПОДЗЕМНОГО ГОРОДА
ХАРЬКОВСКОЕ ОБЛАСТ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5

地 下 城 末 日 記

〔苏〕卡里尼茨基著

田 怡 譯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錦州道大寺）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开本 850X1168 1/32 印張 75/8 字數 170,000

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8,450

統一書号 T10072·180

定 价(7)0.80元

目 录

冰塊上的人·····	1
賈利·古里德是怎样流落在冰上的·····	7
“光綫号”·····	11
到莫斯科去！·····	15
賈利·古里德的叙述·····	19
賈利·古里德从地下城脫逃·····	26
情况急轉直下·····	30
SOS! SOS! SOS! ·····	33
“光綫号”向北極出發·····	36
二十世紀的海盜·····	39
又是“馬弗薩伊尔”号·····	48
埃普·····	51
小熊轉到“光綫号”上·····	55
地下城的起义·····	60
“旋風号”的毀灭·····	63
杀手網·····	69
瓊尼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74
追踪·····	79
北極魯宾遜·····	82
在海底下·····	91
起义白热化了·····	95
海底的發現·····	98

爱斯基摩人到祖先住过的地方去.....	102
十九世紀的音信.....	107
百万金元也沒有用.....	113
酒席吃不成.....	119
爱斯基摩人救起一个陌生人.....	126
輿論是怎样产生的.....	129
救星来了.....	134
瓊尼处理了自己的事情.....	143
同志的感情.....	151
行政中心在危急中.....	158
快乐的会見.....	164
杀手翻用出来了.....	168
地下城的末日.....	173
“西方文明”.....	178
飞机从四面八方飞来.....	184
罗季昂諾夫的葬礼.....	198
熊武士們获救.....	204
老明克斯的生日.....	210
收入和支出.....	226
“第聶伯”号回到苏联.....	233

冰塊上的人

“前面有船！”傳來了值班水手的喊聲。

同時，船長台上的人已經發現了地平線上的一縷烟云。它慢慢地向西移動着。

過了不多一會，一條船就在望了。

“是什麼船呀？”船長盧納托夫對准望遠鏡喃喃地問道。“它是從哪兒來的呀？……啊！扯着金元國的旗子哩……”

“如果是扯着金元國的旗子，那就表示它是從大島回來的，”大副雷布尼科夫附和道。“運彈藥去的。目前他們到處都有海軍基地和飛機場。他們想把整個世界都裝在自己的背心袋裏呢。”

“他們會噎死的……”盧納托夫眯縫着眼睛說，接着又補充了一句：“請把遇到船的事在航海日記裏記下來……您看得出這條船嗎？”

“看不出，船長。自從在‘海豚’號上淹下水以後，我的眼力就不行了。”

“是‘馬弗薩伊爾’號，”船長說。“我們已經在這個緯綫地區遇到過它好多次了！它常常在這兒來往的……排水量一萬一千五百噸。”

“對，不會再少了，”雷布尼科夫同意道。

他走進甲板室。甲板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張巴倫支海的地圖。地圖上用紅鉛筆標志着“第聶伯”號的航路。路線是從穆爾曼斯克開始，徑直北上，突入在冰原之間怪誕地擺動的浮冰群，然後急遽南下，再折向東，循着為“第聶伯”號指定的路線回到祖國的海岸。

雷布尼科夫在地圖上划出了遇到船的地方，並且在航海日記里

記錄道：

“6月23日11時31分。在5—7海里以南處發現貨船‘馬弗薩伊爾’號，扯着金元國的旗子。航向——正西（和平常的航向相差這樣大，只能解釋成由於必須繞過厚冰，這些厚冰今年從大島向東延伸達數百公里之長）。 ”

當雷布尼科夫回到船長台上時，“馬弗薩伊爾”號又已消失在地平綫後了。不久前發現輪船的黑剪影的地方，現在只伸展着一縷隱約可見的黑烟。

“噯，我要去啦，烏斯廷·彼得洛維奇，”船長說。“有什麼事，請您別客氣，馬上來叫我好了。氣壓計在發瘧子啦。”

雷布尼科夫獨個兒留着。他把手深深地插在厚呢外衣的袖子里，小聲兒哼了起來：

“光榮的海，神聖的貝加爾……”

北極地方……剛才海的周圍還映照着五色繽紛的虹彩。水面發出一陣金光，冰塊活像是鑲在金盾里的巨大鑽石。可是，西北風一吹，閃光和色彩立刻黯然失色了。大片的雪追過了船，向前飛馳。地平綫消失了，一陣灰沉沉的霧籠罩在船上。

烏斯廷·彼得洛維奇掏出一個巨大的彎烟斗，在這個“聯動機”里塞滿了烟草，抽起烟來。

風刮大了，視度縮短到二十公尺。雷布尼科夫壓倒惡劣天氣的喧囂聲喊道：

“值班員！”

“是，值班員！”一個水手從下面回答道。

“打鐘！”

“是，打鐘！”

船頭上的銅鐘拖長聲音莊嚴地鳴響起來。風托住顫抖的、低沉

的鐘聲，把它們遠遠地送向前去。

雷布尼科夫轉過身來。舵手正一动不动地佇立在玻璃的甲板室里。

“每三分鐘放一次汽笛！”

“是！”舵手回答道。

宏亮的汽笛聲壓倒了風吼聲和冰塊沖撞的劈裂聲，在海洋上空迴蕩着。

一切都好，一切都按照着規則。雖然北冰洋的這部分是荒涼的，但是還不免有和其他船只相撞的危險。

大片的雪追過了船，急速地飛馳着。破冰船就像在倒退……

离這兒不遠就是“海豚”號的葬身之地。那時候的天氣跟現在一模一樣。希特勒的魚雷艇悄悄接近了商船隊，向护航艦攻擊。“海豚”號潛水艇是护航艦之一。它發射了兩枚魚雷，兩艘魚雷艇頓時沉到海底去了。突然間，又有幾艘希特勒的水雷艇出現了。其中一艘向“海豚”號猛沖過來。“海豚”號有三發炮彈打中了它，但是自己來不及潛入水中。已經挫敗了的水雷艇炸壞了潛水艇的舵室。幾艘水雷艇像獵狗一樣同時從四面八方向潛水艇攻擊。法西斯匪徒發出信號：

“快投降！”

他們很想把蘇聯潛水艇活捉。

“海豚”號用不斷的炮火回答。又一艘水雷艇炸毀了。但這當兒，魚雷、炮彈和子彈都用完了……這時候，所有還能夠站立的人都牽着手，波濤洶湧的大海上傳來了莊嚴的蘇聯國歌聲。遍體鱗傷的“海豚”號越往下沉得深，站在甲板上的蘇聯水兵的自豪的歌聲就越響亮。个子矮小的魚雷手巴什坦金幾乎隱沒在水底下了。宏亮的男高音退出了合唱。於是，雷布尼科夫和一級機械工程師索爾恩采夫

把巴什坦金举在肩上，而魚雷手气喘吁吁地叫道：

“强盜，你們逃不掉的！歼灭法西斯！你們反正是死路一条！”

雷布尼科夫、索尔恩采夫和巴什坦金最后一次作了兄弟般的亲吻。于是，黑暗襲上来了……

一星期后，雷布尼科夫在医院里清醒过来。“海豚”号在水底炸毁了。雷布尼科夫被爆炸抛在一旁。受了内伤的他被自动胀大的橡皮馬甲支持在水面上，后来被一艘苏联扫雷艇救起。

“海豚”号艇員中沒有第二个人获救。据说在雷巴奇半島的陣亡將士公墓里埋葬着几个漂流到岸边的苏联水兵。可能列昂尼德·索尔恩采夫的遺骸就長眠在那里……

战争早就結束了，雷布尼科夫又在海上航行。他在著名的“第聶伯”号破冰船上当大副。大家都尊敬他，器重他。五月里，雷布尼科夫曾和列昂尼德的兒子列夫通信。他們打算一起上雷巴奇半島去。但是，紧急的航程妨碍了他們……現在，一到穆尔曼斯克之后，他非得立刻請假約列夫一塊兒去探訪陣亡將士公墓不可。

“船旁的冰塊上有一个人！”

听見值班水手的喊声以后，雷布尼科夫立刻奔到电报机旁边，將把手扳在“停”字上面。

“什么人？在哪兒？活的嗎？”

“在船尾后面，他在揮手哪。”水手回答道。

机器停住了。

“叫值班長到我这兒来！”雷布尼科夫命令道。“放第六号划子下水。召集槳手。”

皮鞋后跟金在金屬的梯級上發出清脆的响声。一个年輕的姑娘走上了船長台。棉襖穿在她身上好像特別合式。姑娘生着一双亮光光的藍眼睛。帽子底下露出兩条淡黃色的粗辮子。这是貨物管理員华

丽雅·斯塔赫。全体船員都玩笑地管她叫“丑婆兒，”虽然她一点也不像一个口毒心辣的老太婆。

“是这样的，貨物管理員，”雷布尼科夫对姑娘說道。“划子已經准备好了。請您到船尾去找一个在浮冰上的人。”

“是，到船尾去找一个人。允許我去执行任务嗎？”

“去吧。”

几秒鐘后，貨物管理員已經解开了絞轆，用兩对槳把划子撑离了船尾。华丽雅·斯塔赫用鈎竿推开小冰塊，又撑着大的冰塊使划子离开。船顿时消失在雪霧里了。只有低沉悠長的鐘声和汽笛的吼声輪流傳來。

怎样在这种混乱状态里找人呢？什么东西都看不見啊。

突然間，旁边水里有样东西扑通一响。是海豹嗎？不，还不如說是海象。濺水声响極了。这回它在發鼻声，在用鰭脚击水……划子倾斜了一下，水涌进来了。兩個水手和华丽雅赶快把划子弄平稳。左舷露出一个蓬头散髮的黑头。又过了一会兒，一个半裸的人就从船舫上爬进来，重重地掉在划子里了。

“哎哟，”他不住吐着口水，气喘咻咻地說。“我真怕你們会看不見我哪……”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水从他身上傾瀉下来。他的牙齿在格格發响，但是不住微笑着。

华丽雅把自己身上的棉外衣脫了下来。

“拿去，快穿上吧。”

“这难道合我的身嗎？”

一个水手脫下了暖襖，华丽雅就把兩件衣服一起蒙在黑人的肩

上。

“苏联人嗎？”获救者問道。



一个半裸的人从舢舨上爬进来

“是的。”

“啊……好極啦！”

黑人臉上的笑容更開朗了。

華麗雅命令道：

“伙伴們！全速向前！”

划子推开冰塊，向破冰船駛回去了。

賈利·古里德是怎样流落在冰上的

“第聶伯”号的厨子巴維爾·伊格納特耶維奇·普罗岑科戴了一頂干净的尖頂帽，系了一条上过漿的圍裙。眼下他要喂那个死里逃生的人吃东西了。他要讓客人尝尝油膩的烏克蘭甜菜湯的味道。

巴維爾·伊格納特耶維奇在煎鍋里多放了一勺牛油，使牛排更嫩一些……

黑人坐在船長室里，喜不自胜地抽着香烟。

他剛洗了澡回来。雪白的襯衫領子上現出湿漉漉的水漬，手臂几乎齐胳膊肘从过短的联合服袖子里露了出来，上面滿是一顆顆的汗珠。

“这就是說，”船長繼續說下去，“您从老远看見了船尾上的紅旗，就跳在水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馬弗薩伊尔’号上的人待您不好嗎？”

盧納托夫微笑着，可是他的眼光片刻不離黑人的臉。

“不，他們甚至不知道我在船上呢。”

“这我可明白了。您人在船上，却沒有人知道这回事嗎？”

“啊，这是說來話長。我是从地下城逃出来，躲在他們的救生船

生的。我躺在油布下面。也許有一個星期，也許更久……”

“什麼地下城呀？”船長插嘴問道。

“法西斯的苦役營。俘虜在那兒替希特勒采矿。”

“替希特勒？”船長詫异地問道。“戰爭早就結束了。希特勒根本沒有了……”

黑人疑惑地向船長望了一會兒。接着，他突然快活地放聲大笑起來。

“法西斯給打垮了嗎？我可不知道……我們當中誰都不知道。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突然跳起身來，向盧納托夫彎下身，用哀求的聲調說：“啊，船長，應該把船開回去。應該救人。”

“救什麼人呀？”

“地下城里的囚犯。那兒有好几百……好几千……他們已經多年不見天日了。他們一點都不知道戰勝法西斯德國的事情。”

雷布尼科夫沒敲門就進來了。他擦掉腦門上的汗，用手指壓緊煙斗里的煙草，吸了一口，說道：

“好長的班啊，好容易才等到換班。”他轉身向黑人。“喂，怎麼樣？”

“啊，好極了……可惜只有我一個人……應該立刻開到地下城去。”

“您先得吃點東西才是，”船長說。

有人在門上敲了一下。

巴維爾·伊格納特耶維奇穿着雪白的衣服，手里托着一只盤子進來了。煎鍋在噼噼發響。鍋子里冒出香噴噴的熱氣。

“不能一下子來，”盧納托夫警告道。“長期斷食後不能吃得太多。”

可是巴維爾·伊格納特耶維奇抗議道：

“要是不能吃，我就不会給……我問过医生，医生说：这家伙身体棒，能吃。”

黑人开始吃了起来。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的是医生。他撩起罩衫的下摆，把一只量杯放在桌子上。

“喏，小伙子，藥来了。不是酒精，而是烈酒。不是六十克，而是六十西西……喝了这个，把洗海水浴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吧。”

等酒精、甜菜湯、牛排和咖啡都吃得精光以后，船長把华丽雅·斯塔赫叫了来。

“这是給您的紙，請您坐下来記錄……至于您，”船長向获救者說，“請您把地下城的情形仔仔細細地講給我們听。不过首先請告訴我們您的姓名、年齡、国籍、职业、永久地址。”

“我是金元国的陸軍中士賈利·古里德……我今年三十二岁。我的老家在約翰斯維尔，但已經好久沒回家了，我家里一个人也沒有。”

“記下了嗎，华丽雅？好極了。現在，古里德先生，請您詳細說一說，您是怎样流落在‘馬弗薩伊尔’号船上的，您为什么又要离开它跳在水里？我是正式問您，請您一定要老实回答。”

“啊，我決不会欺騙您的。我自己願意把什么都講給俄国人听。一星期或者一星期多以前——准确的日子我不知道——我从地下城逃了出来，躲在‘馬弗薩伊尔’号上……”

“从什么城逃出来的？”华丽雅反問道。

“地下城，”船長重复了一遍。‘好，往下說！’

“我不能够再在‘馬弗薩伊尔’号上待下去，我会餓死的。要知道，他們並沒有知道我在船上……今天，我突然听見有人从我藏身的划子旁边走过的时候說：‘苏联船’。另外一个人添了一句：‘唉，可惜時間来不及了’。等他們走了以后，我小心翼翼地撩起油布，开始找苏联船。于是，老远一面紅旗像火一样射进我的眼睛。我悄悄地从划子

里爬出来，顺着纜繩滑下去，跳在水里……”

“您为什么不敢在‘馬弗薩伊尔’号上露面呢？”雷布尼科夫問道。

“这是一艘地下城的船啊，我怎么敢讓他們看見呢？他們會把我送回去，或者把我槍斃的。我跳在水里，游呀游的……水冷極了，可是我心里却是火熱的。海上的紅旗，苏联旗！”

“好，”船長盧納托夫說，“現在請您解釋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学会說俄国話的？您在苏联住过嗎？”

“不，我从来沒到过苏联……可是，我的朋友还留在地下城里，他是个海軍工程師，是他教会我說俄国話的……所有这些年来，我們一直在一起，睡在一起，他的肩膀就是我的枕头，我的肩膀就是他的枕头……”

雷布尼科夫突然站了起来。

“他叫什么名字？”他用激动得發啞的声音說。

“誰呀？”黑人不懂他的意思。

“海軍工程師。”

“我的最好的朋友嗎？他叫拉什。”

“什么？”雷布尼科夫追問道。

“拉什，”黑人重复了一遍，“英文的‘拉什’就是‘俄国人’的意思。”

“那末他的真名叫什么？”

黑人聳了聳肩。

“我們大家都管他叫拉什，他自己也从来不管自己叫別的。”

雷布尼科夫頹然坐在椅子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来。

“索尔恩采夫也是个海軍工程師，”末了，他喃喃道，突然又向黑人湊过身去：“这个俄国人是怎样到地下城来的呢？”

“跟大家一样，”黑人回答，“起初是当了俘虏，后来就被送到地下

城来了……”

“您有没有听他说起过这样的名字：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索尔恩采夫？也许他跟您谈过苏联潜水艇‘海豚’号的事吧？”

黑人想了一想，然后忧愁地把手一摊：

“不。拉什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往事。”

“光 綫 号”

主席抬起白髮蒼蒼的头，从眼鏡底下望了一眼来者。这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套灰色的衣服，身材比普通人略高。他微微眯起眼睛，打量了一下全体开会的人。

“請到这兒来，”主席指着自己对面的椅子說，等年轻人坐定以后，主席就把他向大家介紹道：“这位是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索尔恩采夫……請您發言吧。”

年轻人从皮包中拿出一叠圖样和写滿了密密麻麻的数字的紙，挺有把握地开言道：

“由于技术委员会已經知道完成我們面臨的任务的方法，也已經知道所有的圖样和計算，我現在只来談談我們的工作的最后結果。那末，我們的飞机到底是什么呢？各位都已經知道，‘光綫号’能够用超过目前所有的一切速度飞行。它的內舷板比現有一切飞机的內舷板都高。它能够潜在水里，比最好的潜水艇还深一倍。‘光綫号’能够升入同溫層，又能降入海底。它既能在冰上和沙漠上飞駛，又能战胜高山……一句話，‘光綫号’能够到处通行無阻，它是理想的交通工具。”

主席——伊林宁教授——忽而从眼鏡玻璃片里，忽而从眼鏡架上面望着年輕的科学家，贊許地点着头，用鉛笔在手心上敲着。

“妙極了……說下去！”

“雖然如此，‘光綫號’未必就能稱做是發明。我們製造這架飛機的人決不自命為發明家。‘光綫號’的一切組成部分，幾乎都是技術界老早就知道的。我們不過是利用它們來制成這樣新型的交通工具罷了。當然，也有些東西是我們獨創的。我指的是電子儀器——我們的噴射式發動機的心臟。”

“這是怎樣的一件儀器呢？”主席問道。

“我們來想像有一隻鳥，它的脖子上挂著一隻袋，袋裡藏著糧食，就比方說是二十天用的糧食吧，這樣的鳥能飛得遠嗎？可是要知道，任何一種現代的交通工具都必須隨帶燃料，離基地越遠，燃料就帶得越多。這樣，機器的大部分能力都花費在燃料的運輸方面了。正因為這樣，所以帝國主義者只要有可能就拚命要建立海軍基地和飛機場。他們為了這個緣故強占別國的領土……”

索爾恩采夫發現伊林寧在和自己右边的人交頭接耳，就提高聲音說：

“我知道，所有這一切真相，不用我說，你們早就知道了。我提起它們，不過是為了來論證我們的技術思想。蘇聯在堅決地為和平鬥爭。可是我們應該比任何人飛得更遠，更高，更快！蘇維埃科學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

“是怎樣完成的呢？”伊林寧問道。

“到現在為止，設計家們光是用盡量使機身流綫型的方法來完成這個任務。他們增加發動機的能力，爭取更高的效率……他們沿着被我叫做‘變型原理’的道路前進。這就是可拉出的機翼、活動的腳架、可變的螺旋齒距、螺旋板的滑輪等等。我們並不反對這些東西。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已經採用了在我們之前使用得很成功的一切，不過，我們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燃料問題上的。一定要拿掉鳥兒